

## 诗天台

叶冠

## 快乐的游戏

游戏,在暗处凝视  
我和你们悬浮于冰块

前年冬天收藏的可乐罐  
瓶子上有北极熊的涂鸦  
晚上在朋友圈看到新品  
可乐浮动在胃中的气泡  
不时地上涌制造着惊喜

我和你们做着人生中的  
小游戏,优质的贝雷帽  
绯红色的皮裤,白森林  
祝福的话,略深入的交流  
淡淡地,浅浅地躺入沙发

你们都有瀑布一样的秀发  
它是人生导师的重要一环  
我的沉睡消去了早安晚安  
你们告诉我的我会告诉他  
我会用树叶小心地记录下

## 浅水

浅水,一动一动的,像有生命  
你喝了口酒,在唉声叹息  
水面的光和你的背影相互吸引  
船桨击打着慢悠悠的节奏  
你仍然在慨叹牵又未牵的双手  
商场里的新款球鞋不再吸引你  
掉落在浅水滩上的经典的香烟  
驻足在岸边的青年戴着的帽子  
浅水渐入佳境涌入心底的船只  
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攘攘的旅客  
这不过是普通大众经过浅滩  
未来还有很多好吃的海南鸡饭  
未来还有很多满是仇恨的浅水  
你只不过踏上和浅水不远的路

## 冷酷

时间,庞大的时间  
融入球体,像撞钟  
一样弹起,左右摇摆  
冷酷的空气,冷酷的容颜  
释了口气,发觉人生的小树苗  
变得愈来愈小,钟又撞了一下

我的朋友,一位留着卷发的巨人  
就像网球场上的拉奥尼奇那样的  
戴着黑框眼镜,儒雅有致,怀里  
抱着一只深灰的猫,冷酷藏在  
咖啡里,我看到了你庄重的风景  
当地下停车场的灯光像阳光一般

## 小雪

冬夜里我啃着骨头  
火锅旁围绕的不多  
还有很多根在锅里  
喜欢它们翻滚模样

夜幕现在才值得认真考量  
形单影只的日子略显低调  
新闻频道报道今天是小雪  
朋友圈北方的雪漫天飞舞

今天起开始期待南方的雪  
没有阳光的午后一个黄色  
烟盒也能轻松治愈,火柴  
点燃烟,活泼且忧郁的歌



徐渭·《寒山拾得图》

## 下午茶

## 访石桥

◇苍山

在天台本地,我们称这块横空出世的石头为石梁。而我接触到远道而来的宾客一般称为石桥,虽然普通,但颇为新鲜。不知什么原因,从那以后我更偏爱石桥这个名称,它朴实,不张扬,多几分文学的色彩与神秘,在记载天台的有关史书诗词中以石桥称之的居多。

很多人走过很多桥,唯独没有走过这座石桥,我也一样。在佛教称谓中,有听到过天界、人界,我想大自然赋予石桥的也是一种界限的内涵,即“命界”。走过石桥是一种生死较量,是一次人生大考试,赌的不是江山与美女,而是生与死。生在天台,我早闻过石桥的险,随时有死的可能,在老家有句民谣:“走过石梁不算慧,倒死石梁没人害”,带有很深的训诫之意。但愿因此丧生的人都能超度。

我听了有关石桥的故事已有三十多年才真正去了一回石梁。第一次去石梁是参加县文联组织的一次改稿会,那是踏着月色去的,到了瀑布下面的拱桥,为了安全考虑,没有到处游览。石梁留给我的印象是一首有张力的朦胧诗。

第二次去石梁,是我奉命陪北京来的几位传统文化学者游石梁。那天天气晴朗、清明,抬头是蓝天白云,平视是满目苍翠。从入口下来,一眼看到突兀的石头,流水湍急,这些教授们就问我:“这就是石桥吧?”弄得我连忙解释,哭笑不得。我跟客人讲,石梁还比较远,走路大约还需要半个小时以上。一路走着,逢景点导引图,又指给他们看。

通往石桥的路崎岖不平,一会遇到奇花异石,一会遇到清泉流淌,一会山鸟擦肩飞过,让人一边观赏的同时,又

不由绷紧神经,警告自己:“慢慢走吧,慢慢看吧!”一路上的景致与心情就如一篇气韵贯通的散文,有一种温软的力量推动着你,导引着你,叫你不要松弛下来,直至看完最后一段。

那不是将天然石桥看成是最后一段,还得你亲自走过才知道。常言道:“到了北京,不到长城,也枉然。”到了天台,不到石桥,是人生的一大遗憾,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。

这些平日斯文的饱学之士,一到石梁,都好像小学生一样,他们发出“喔、喔”的赞叹声,那嘴巴形状是圆形的,仿佛使喉咙发出来的声音足够超过水声。他们要爬到石桥下面的巨石上,让水帘罩在外面,仿佛要成为孙行者,在这里做美猴王。

对于石桥边上的方广寺,他们虽然不太了解寺院历史,都说这寺院也很不简单。游完石梁所在地,他们看旅游示意图后说,没想到整个石梁景区还真是很大啊,可惜我们要回去了,不然就赶不上下午杭州的车了。

人生是单程票,我想再也很难同这十几个人约在一起游石梁了,就让这里的山水记住我们吧,留在时光的记忆里。

在返程的路上,同行的从北京来的一位资深编辑跟我说,你们天台人真幸福啊,这里的空气、山水、轻松、惬意是北京所没有的。他还说,你们可以经常来,我们太远了,言语间透露出不太情愿的告别。与他说的这句话的距离,将近一年半了,而石梁,我也跟他们一样再没有去过。我与他们一样,都在为生活奔波,只是地方不同,状态是一样的。



陈翥 / 摄

## 画中天台

编者按:天台山水神秀,素以“佛宗道源”闻名天下,千百年来,吸引了历代众多画家前来朝拜,并留下大量描绘天台山的画作,如顾恺之、徐渭、张大千等历史上著名的画家。这些画作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?画家与天台的渊源又是如何?随着时代的发展,如今重新审视这批曾经被遗忘的宝贵文化财富,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历史中的天台山文化曾经的辉煌。为此,编辑特设“画中天台”栏目,为大家解读这些名画家笔下的天台。

## 徐渭·《寒山拾得图》

◇左溪

寒山拾得是历代画家画得最多的天台山人物题材之一,特别是宋、元之后。明代徐渭画有《寒山拾得图》,描绘寒山、拾得在树下慵懒横卧酣睡的状态。徐渭这幅《寒山拾得图》只有落款“天池”,没有其它任何文字,也查不到与此画有关的记载。但他在另外的画上有关于寒山拾得的题诗:“人间何日不尘土,扫到何年扫得清。输与天台双行者,睡弯笠带午鸡鸣。”倒是与此画很切题。

宋、元之后,“睡僧”的形象在绘画中大量出现,除了寒山、拾得,以后还演变为《四睡图》,描绘寒山、拾得和丰干禅师、丰干的坐骑老虎一起酣睡的情景。在这些作品中,“睡”的形态成为凸显的造型特征。“睡僧”之所以被人所喜爱,是因为其中蕴含着浓浓的禅趣。“睡”意味着放下和解脱,心无挂碍,不作思量,直至心身安宁的生命真实状态;“睡”还昭示着不流俗,超越此岸而到达彼岸世界;“睡”与“醒”相对,“睡”的直指本心与“醒”的向外奔竞形成鲜明对照,以此教化世人能够了悟“醒”非“醒”、“睡”非“睡”的真谛。

徐渭,山阴(今绍兴)人,字文长,号天池山人,是明代一位多才多艺的“奇才”,他还有署田水月、青藤老人、青藤道人、青藤居士、天池渔隐、金垒、金回山人等许多别号。他的一生命运多舛,经历了少年屡试不第、仕途灰心,中年被胡宗宪招为幕府,屡建战功的得意,此后的精神失常、自杀、自残,进而击杀其妻而入狱的人生低谷。后虽被营救救出狱,从此生活贫苦潦倒。在凄凉的晚境中,他却创造了惊世的艺术。就绘画来说,他是一位伟大的极富创造力的大师。他的画吸取了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,一改旧习,喜用泼墨勾染,水墨淋漓,重在写意,不求形似但求神似,以其特有的个性风格,开创了水墨写意一代画风,深受后世敬仰。郑板桥自称“青藤门下走狗”,齐白石说:“恨不生三百年前,为青藤磨墨理纸。”

在徐渭的画中,常常能感受到他豪迈而放逸的激情,甚至是神经质的颤动,而这幅《寒山拾得图》略有不同,因为“睡僧”的形象,使他的笔墨也变得安静,线条显得平缓。我想,徐渭对寒山拾得的生活状态应该是充满向往的。